

寧東詞鈔

「清」許玉彬 沈世良 等輯
謝永芳 校點



 鳳凰出版社

粵東詞鈔

[清]許玉彬 沈世良 等輯
謝永芳 校點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粵東詞鈔 / 謝永芳校點.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506-1456-7

I. ①粵… II. ①謝… III. ①詞(文學)—作品集—中
國—古代 IV. ①I222.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161838號

- | | |
|-------|--|
| 書名 | 粵東詞鈔 |
| 校點者 | 謝永芳 |
| 責任編輯 | 林日波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
| 集團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郵編:210009 |
| 集團網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
| 經銷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排 |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橋北路京新村546號,郵編:210031 |
| 開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張 | 15 |
| 字數 | 362千字 |
| 版次 |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1456-7 |
| 定價 | 54.00圓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58849828)

校點說明

——兼論《粵東詞鈔》的文獻價值

薈萃鄉邦郡邑之書，都爲叢刻，自明人《梓吳》一書始，樊維城《鹽邑志林》繼之。入清，續有趙紹祖《涇川叢書》、宋世榮《台州叢書》、祝昌泰《浦城遺書》、邵廷烈《婁東雜著》、伍元薇《嶺南遺書》、胡丹鳳《金華叢書》、孫衣言《永嘉叢書》、孫福清《樸李遺書》、丁丙《武林掌故叢編》、《武林先哲遺書》、陸心源《湖州先哲遺書》、趙尚輔《湖北叢書》、王文灝《畿輔叢書》、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之刻。於此，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九所言甚是：“力大者舉一省，力小者舉一郡一邑。然必其鄉先輩富於著述，而後可增文獻之光。”

隨着區域詞學觀念和鄉土情結的逐步雙重強化，加上各地本土詞人詞體創作數量的逐漸增加，自清代起，郡邑詞選便開始出現，儘管它們並不完全以有意識地、大規模地從彙輯鄉邦文獻、弘揚本土文化的角度整理鄉邦前賢詞作爲主要目的，如《柳洲詞選》、《西陵詞選》、《清平初選後集》、《梅里詞輯》，等等。真正開詞學鄉邦文獻整理風氣，並且能夠使之發揮出應有作用，則自刻於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葉申薌編選的《閩詞鈔》始。繼之者有況周頤《粵西詞見》、繆荃孫《國朝常州詞錄》、陳作霖《國朝金陵詞鈔》、徐乃昌《皖詞紀勝》、陳去病《笠澤詞徵》、周慶雲《淞溪詞徵》、朱祖謀《湖州詞徵》、林葆恒《閩詞徵》以及無名氏《蓉影詞》、程應權《萍聚詞》、湯貽芬《江東詞社詞選》、唐樹義《楚四家詞》、王先謙《湖南六家詞鈔》，等等。《粵東詞鈔》共三編的次第輯成，也是粵東詞人區域詞學觀念及詞作數量不斷增強與增加的結果。

《粵東詞鈔》是粵東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通代詞選。該選不分卷，凡三編，共計選錄詞家一百一十四人詞作一千三百六十五首，其中五代一人一首、宋代六人九十八首、明代十四人一百七十二首、清代九十人一千零九十四首。《粵東詞鈔》初編爲許玉彬、沈世良合輯。玉彬，字璘甫，後改名鍔，字伯鬲，自號青皋，番禺（今屬廣東省廣州市）人。吳蘭修弟子。諸生。自著有《冬榮館遺稿》。世良（一八二三—一八六〇），字伯眉，番禺人，原籍浙江山陰。嘗問學於張維屏。貢生。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舉爲學海堂學長。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入貲爲教官，選授韶州府學訓導，未到官卒。與葉衍蘭、汪琰並稱“粵東三家”。自著有《楞華室詞鈔》等。《粵東詞鈔》錄存五代至清道光年間粵籍詞人六十六家詞作一千零四十六首，其中五代一人一首、宋代六人九十八首、明代十三人一百六十七首、清代四十六人七百八十首，初刻於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卷首有張維屏道光二十九年序。《粵東詞鈔二編》（以下簡稱《二編》）爲楊永衍輯。永衍（一八一八—一九〇三），字蕃昌，一字椒坪，番禺人。自著（編）有《添茅小屋詩草》、《同人唱和草色聯吟》、《瑤溪二十四景詩》。《二編》補錄明、清粵籍詞人三十一家詞作一百八十九首，其中明代一人五首、清代三十人一百八十五首，卷首有楊永衍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自序。《粵東詞鈔三編》（以下簡稱《三編》）爲潘飛聲輯。飛聲（一八五八—一九三四），字公次，一字贊思，號蘭史，別署劍士、老蘭、水晶庵道士等，番禺人。早年從葉衍蘭學詩詞。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隨洪鈞赴德國講學，十六年回國。入南社，與傅君劍、高鈍劍、俞劍華並稱“南社四劍”。自著有《說劍堂著書十四種》、《在山泉詩話》、《粵詞雅》等。《三編》續收清代粵籍詞人十七家詞作一百二十九首，卷首有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潘飛聲自序。

需要說明的是，其一，許玉彬的生卒年。許玉彬《冬榮館遺稿》刊於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國家圖書館等有藏本。陳澧

《東塾集》卷六《許青皋墓碣銘》中云：“（許）遂卒，年□□，咸豐某年也。……昔伯眉屬予志青皋墓，遭亂不果。”廣西臨桂詞人倪鴻有《百字令》一闕，其序曰：“丁巳正月十七日家雲林高士生日，招同陳朗山、喻少白、李紫黼、金問漁、許青皋、顏紫虛集柳堂，即席同賦。”據可確知，許玉彬卒於咸豐七年（一八五七）正月十七日之後、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沈世良棄世之前。又，張維屏《聽松廬詩話》中有云：（許）年四十而家極貧。則許玉彬至遲生於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同時，許玉彬曾校刊黃景仁《兩當軒詩鈔》、《竹眠詞》，其所作《重刻〈兩當軒詩鈔〉〈竹眠詞〉跋》末署“道光十四年五月”。據《學海堂志》，作跋之年，許玉彬與朱次琦（一八〇七—一八八一）、陳澧（一八一〇—一八八二）、金錫齡（一八一—一八九六）等九人同舉學海堂專課生。參考同舉者生年，及許玉彬從事書籍校刊的事實，可以大致判斷：許玉彬或生於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左右。冼玉清先生在《廣東之鑒賞家》一文（載《冼玉清文集》）中斷許玉彬生於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然依冼氏所據《番禺縣續志》卷十九許玉彬本傳，並不能如此精確地推定其生年。

其二，詞鈔的統計數字。《粵東詞鈔》各編目錄於每一詞家名下均署所錄篇數，如《粵東詞鈔》初編目錄注明收吳蘭修詞五十九闕，《二編》目錄注明收潘定桂詞四闕，然正文實收吳、潘二人作品分別為五十八首、五首。這些，本書都直接進行了改動。又，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本《二編》所收桂文耀、鄭權二人未入目錄，其中桂文耀入選十首作品，鄭權十四首。本書未計入統計數據，但將他們盡數附錄於《二編》之末，以備參酌。

其三，詞鈔中的疑似、誤收與互見作品。曾昭岷等先生編《全唐五代詞》疑五代黃損名下《望江南》（平生願）出於宋人依托；據《彊村叢書》本《東澤綺語》，劉鎮名下《念奴嬌·秋》（嫩涼生曉）實為誤收張輯詞；據周密《絕妙好詞》、《彊村叢書》本《蒲江詞稿》，葛長庚名下《賀新郎》（挽住風前柳）實為誤收盧祖皋

詞；據黃昇《花庵詞選》，葛長庚名下《水龍吟》（雨餘疊巘浮空）實為誤收韓元吉詞。本書對疑似作品、誤收作品均予統計，但都另加按語具體說明。另外，有宋一代關乎粵籍詞人的互見之作，唐圭璋先生於《全宋詞》中已為表出：陳耀文《花草粹編》將劉鎮《臨江仙·代閨怨》（蕩紫飄紅芳信斷）誤作劉仙倫詞，朱彝尊、汪森《詞綜》將葛長庚《蝶戀花》（綠暗紅稀春已暮）誤作于真人詞，《清遠縣志》將李昉英《滿江紅·江西持憲節登高作》（薄冷催霜）誤作楊觀詞。此類作品，本書不再另外說明。

其四，詞人籍貫與所屬朝代。《粵東詞鈔》初編所收葛長庚，《全宋詞》謂“閩人，一作瓊州人”；今釋，本籍浙江仁和，自順治七年（一六五〇）起在廣東出家為僧三十餘年。《二編》所收汪琬，數輩客粵，遂占籍番禺，丁紹儀《國朝詞綜補》作“山陰人”。《三編》所收陳良玉隸漢軍鑲白旗，駐防廣州，陳璞《尺岡草堂遺集·遺文》卷四將其收入所撰《擬廣東文苑傳》。如此等等，均似尚未有定論。又，“嶺南三大家”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屬明屬清，亦有未定。本書於此一以原刻所錄為準，不予判別。

其五，詞鈔編排次序。《粵東詞鈔》各編以朝代為序編排，然成於衆手，各編詞人排序標準不夠統一，如《二編》將汪兆銓（一八五九—一九二八）置於潘飛聲之前，汪琬（一八二八—一八九一）置於葉衍蘭（一八二三—一八九七）之前，《粵東詞鈔》初編又將張維屏（一七八〇—一八五九）置於譚敬昭（一七七四—一八三〇）之前。對於詞人編排偶有失序的情況，本書一仍其舊。

《粵東詞鈔》初編的選錄取向是主編許玉彬的某些詞學觀點在編纂詞選時的自然流露和具體體現，正如其跋語所云：“詞者，詩之餘，其異於詩，惟體格耳。人或不察，多尚纖穠之語、佻巧之思、柔曼之音、艷冶之色，以為匪是無當乎倚聲，斷斷然於字句間求之。至其近於詩者，輒摒之，又以為非詞正軌。失之

隘矣！不知詞萌於六朝，著於三唐，暢於五代，盛於兩宋，其短長清濁，實風雅之遺，而人人各具面目，各寫性情。若徹其源流，自不必分詞與詩而爲二，更不必分詞與詞爲二，夫然後詞之道廣，而其體乃全。譬諸樂有五聲八音，謂舍角徵而獨尚宮商，去金石而專言絲竹，則斷乎不可。而詞亦何獨不然？余與沈君伯眉纂輯粵詞，實本此意。蓋吾粵詞家，向無總集，祇就所見，綜而錄之。有詞以人傳者，有人與詞俱傳者，古今多寡，不拘一格，要不失乎雅正而已。”《二編》和《三編》與此大致類似。諸編所錄，正如龍榆生先生《選詞標準論》（載《龍榆生詞學論文集》）所言：“其域於一隅之選本，如《四明近體樂府》、《常州詞錄》、《金陵詞徵》、《湖州詞徵》、《粵西詞見》，乃至最近刊行之《閩詞徵》等，雖純駁互見，而其旨在傳人，兼足爲言詞史者之資，則亦應運而生，不爲無功於詞學者也。”

在“不爲無功於詞學者”中，研讀《粵東詞鈔》各編，有助於鳥瞰關涉嶺南詞壇的若干綱要性問題，如嶺南詞壇的發展演進、師法取向、地域分布、與當代詞學中心之關係、題材藝術等，而《粵東詞鈔》各編所體現出的文獻價值，也是一個頗爲值得重視的方面。《粵東詞鈔》各編序言、詞人小傳以及所收詞作的題序、自注和本文等具有多方面的詞學文獻價值。

首先，《粵東詞鈔》的序爲推定個別詞人的生卒年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其中，《二編》自序爲推定編者楊永衍的生年提供了可靠的、也許還是惟一的文獻依據。該序云：“吾粵詞家，自許青皋茂才、沈伯眉學博采入《粵東詞鈔》，古今作者皆備。其書刻於道光己酉春，距今閱四十餘載矣。故友居梅生工於詞，嘗欲續刻數家，以補許、沈之遺，未果。余又不能詞，然以詞爲詩之餘，其纏綿悱惻、字句長短，實與古樂府相通。每見詞卷，或購藏，或鈔寫，或出友人投贈之作，江村無事，日手一編，而諷咏之意頗有會。今梅生化去將三十年，余衰老日甚，顧詞卷之橫陳案上，則猶往時興致也，因輯錄十餘家，爲《粵東詞鈔二編》。

梅生之作，名《烟語詞》，咸豐丁巳之冬，其板被兵火燬去，未經復刻，故多錄焉。是編刻成，惜梅生不及見矣。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秋九月，番禺楊永衍識於添茅小屋，時年七十五。”由光緒十八年逆推七十四年，可知楊永衍生於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楊永衍的生平材料，除此之外，似僅見於《番禺縣續志》卷二十四，但該志於楊氏生卒年並未明確記載（當然，若據《番禺縣續志》所云“〔楊永衍〕年八十六卒”，可推知楊永衍卒於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但呂鑑煌《竹林詞鈔》中有一首《壺中天》，題云“壽楊椒坪司馬永衍八髣開七”，又似乎能夠證明《番禺縣續志》所載不確）。所以，儘管文獻學上有“孤證不舉”的原則，《二編》此序的價值却仍然不容忽視。另外，關於嶺南著名畫家兼詞人居巢的卒年，目前至少有四種不同的說法：不詳，一八六五年，一八七二年，一八九九年。作為居巢的“故友”及居巢、居廉兄弟的“畫侶”，楊永衍序中所云“今梅生化去將三十年”之語當為可信。據此，能夠判定上述第二種說法應該更為接近於事實，或者至少可據以否決其他三種說法的可靠性。

其次，《粵東詞鈔》所收詞人小傳為後出的總集或選本考訂詞人生平奠定了基礎。試比較《粵東詞鈔》初編與《全宋詞》所收同一宋代詞人陳紀的小傳：“陳紀，字景元，東莞人。咸淳甲戌進士，官至通直郎。宋亡，隱居不仕。有《秋江欸乃》。”（《粵東詞鈔》初編）“陳紀，字景元，東莞人。咸淳十年（一二七四）進士，官通直郎。宋亡，隱居不仕。有《秋江欸乃》，不傳。”（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全宋詞》）前者幾乎全部為後者所取資，正像《粵東詞鈔》也同樣會對在其之前的詞學史料有所取資一樣。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版《全宋詞》正是在此基礎上對陳紀的生平作出了更進一步的考訂。

《全清詞鈔》所收粵東詞人與《粵東詞鈔》重疊者一百零六人（《粵東詞鈔》將陳子升、屈大均、陳恭尹、吳而達、今釋等五人置於明代。又，《粵東詞鈔》中有袁杲、劉燭芬、何桂芳、譚襄文、

金菁莪、陳璞、蔣芳、潘麗嫻、胡燕方、宋紹濂、楊文杓、鄭權、陸芳培、何藜青、顏師孔等十五人爲《全清詞鈔》所未收）。經過檢查，《全清詞鈔》中這些人的小傳也多半參考了（有時也修正）甚至直接取自《粵東詞鈔》。以下僅舉《粵東詞鈔》中收詞數量僅次於屈大均的黃德峻爲例：“字景崧，號琴山，高要人。道光壬午進士。官福建泉州府知府署福建糧道。有《三十六鴛鴦館詞》。”（《粵東詞鈔》初編）“字琴山，號景崧，廣東高要人。道光二年進士。官福建糧道。有《三十六鴛鴦館詞》。”（《全清詞鈔》）當可說明《全清詞鈔》部分詞人小傳的基礎同樣也是建立在《粵東詞鈔》之上。當然，有一種可能性是必須要考慮到的，即《粵東詞鈔》與《全清詞鈔》的詞人小傳均取材於某種類似藝文志一類的文獻。但迄今爲止，我們還未發現在《粵東詞鈔》編成之前有過此類文獻存在的證據。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粵東詞鈔》的小傳相對簡略，並且由於編纂時間較早等緣故，其中不免有疏漏之處。如《粵東詞鈔》初編中李龍孫小傳云其爲“諸生”，但據《梅縣歷代鄉賢事略》、光緒《嘉應州志》，李龍孫後曾爲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恩科舉人。而且，“龍孫”爲李氏原名，後改用“鏗載”之名。類似的疏漏當然會使該鈔的史料價值打一些折扣。不過，如果不是以求全責備的態度來對待它，我們的所得一定會大於所失。

再次，《粵東詞鈔》爲後出的總集或選本更全面地搜羅、更準確地點定詞人作品提供了幫助。陳紀所著《秋江欸乃》今已不得見，是《粵東詞鈔》初編最先搜得陳紀的除《賀新郎·聽琵琶》（趁拍哀弦促）、《念奴嬌·梅花》（斷橋流水）之外的兩首詞：《滿江紅·重九登增江鳳臺望崔清獻故居》（鳳去臺空）、《倦尋芳·郭頤堂寒食有無家之感，爲賦》（滿簪霜雪）。《粵東詞鈔》初編成書前，載有陳紀詞作的詞籍似只有屈大均《廣東文選》、朱彝尊等《詞綜》和王奕清等《御選歷代詩餘》，後兩者均僅錄《賀新郎·聽琵琶》一闕，前者另錄有《念奴嬌·梅花》一闕。中

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全宋詞》明言“以上四首見《粵東詞鈔》”，幾乎一字不易地照單全收（唐圭璋先生除校正原刻文字外，已於《宋東莞遺民錄補遺》所引《東莞亭頭陳氏族譜》中覓得陳紀《滿江紅》〔攬轡埋輪〕、《念奴嬌·釣鰲臺用東坡赤壁韻》〔凭高眺遠〕等另外二首詞）。南京大學中文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明言“以上《粵東詞鈔》”者，有以下七位詞人：黎天性、梁無技、袁必得、吳而達、許遂、劉連輝、周日燦。又屈大均亦有部分詞作取自《粵東詞鈔》。周明初等編《全明詞補編》明言取自“《粵東詞鈔》”者有陳獻章、黎瞻、張喬。

《粵東詞鈔》還錄有若干情況特殊的詞人的作品，如《粵東詞鈔》初編中收有熊景星的一首《如夢令·贈海棠》（爲甚香桃骨瘦），《三編》中收有潘飛聲表叔祖胡燕方的《一萼紅·春暮懷潘鴻軒表兄》（拍闌干）、《桂枝香·感舊》（笙歌如雨）等兩首詞。這類詞人，或者沒有詞集，或者詞作散佚，並未附於詩文集，或者結集較晚、流布不廣，甚至於他們的文學作品根本就没有結集留存下來。他們的這些作品如果確爲僅僅依靠《粵東詞鈔》才得以流傳下來，當然是可以作爲輯佚材料對待和使用的。胡燕方的情況就是這樣，《全清詞鈔》也似以輯佚或者存人的態度對待並收入了上述熊景星之作。

又次，《粵東詞鈔》入選作品的某些自注可以作爲詞體研究史料使用。《粵東詞鈔》初編所收陳澧《鳳凰臺上憶吹簫·越王臺春望》的尾注便表達了他在詞律方面的若干見解：

芳樹啼鴉，野花團蝶，嫩晴剛引吟筇。問故王臺榭，依約樵踪。零落當年黃屋，都分付、蜚雨蠻風。添惆悵，望陀城一片，海氣冥濛。青山，向人似笑，笑淘盡潮聲，誰是英雄。只幾堆新壘，鳥散雲空。休說樓船下瀨，傷心見、斷鏃苔封。還依舊，攀枝亂開，萬點春紅。萬紅友《詞律》此調載李易安詞，謂“休休”二字用韻，蓋忘其上已有“欲說還休”句也。今依

易安詞填此闕，“青山”句“山”字不用韻，以正萬氏之誤。

“望陀城一片”與陳澧《憶江南館詞》無異文，然《鳳凰臺上憶吹簫》各體此句均作四字，頗疑刊刻時誤衍一字，或陳澧無端添入襯字，或陳澧生造一體。值得注意的是，《欽定詞譜》錄有上片第九句爲五字的所謂“張臺卿體”《鳳凰臺上憶吹簫》，然據《全宋詞》考定，實爲誤收宋代詞人張閣（字臺卿）《聲聲慢》（長天霞散）。又，陳澧詞尾注，《憶江南館詞》作：“萬紅友《詞律》載此調李易安詞‘休休，者回去也’，謂第二‘休’字用韻，非也。易安此詞已有‘欲說還休’句，不當重‘休’字。余此闕依易安詞填之，而‘山’字不用韻，以正萬氏之誤。”由此可見，陳澧在手定詞別集時通過對尾注進行精心修改，使得我是他非、破他立我的主旨更加明確、突出了，也說明陳澧至少在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秋編定《燈前細雨詞》時，即創作上引詞作一年半之後，依然堅持先前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陳澧的駁辯是有針對性的，他針對的是萬樹。萬樹《詞律》於所收《鳳凰臺上憶吹簫》一調李清照一體下注云：“‘休休’二字，查他人不叶。然此篇二字，定是用韻。”杜文瀾隨後又在按語中提到：“後起換頭‘休休’（《樂府雅詞》）作‘明朝’，不叶韻。”這說明，萬樹斬釘截鐵的斷語也是有針對性的，他針對的是“他人”（當指《樂府雅詞》和承襲《樂府雅詞》版本者）在李清照此闕詞中換頭處的“不叶韻”。萬、陳兩家各依所本，遂隔代而起爭議。

二十世紀的幾位著名詞學家在這個問題上均未正面表態，只是用各自的文本說話。龍榆生先生所著《唐宋词格律》將換頭句作“休休”並用韻的李清照詞作爲《鳳凰臺上憶吹簫》一調的“定格”，在“休休”二字後用逗號點開。王仲聞先生所著《李清照集校注》將《樂府雅詞》本“明朝”“改從其他各本”作“休休”，用感嘆號點開。唐圭璋先生所編《全宋詞》依《樂府雅詞》

作“明朝”，以逗號點開。這表明，龍、王兩先生大體上遵從了萬樹《詞律》的說法，唐先生則可能是傾向於陳澧的觀點的。而據《欽定詞譜》，《鳳凰臺上憶吹簫》李清照一體若換頭句不藏短韻，則已事實上滑入張翥一體。

我們注意到，作為詞樂、詞律研究名家的陳澧，在《欽定詞譜》刊行一百多年後，使用和批判的對象仍然是《詞律》，絕少提及《欽定詞譜》，甚至根本沒有參考晚出《詞律》不到三十年的《欽定詞譜》。一般的詞人，情況也與此類似。如許玉彬《無悶》（簫冷重樓）所用一體即為《欽定詞譜》所不載。又如譚敬昭，他在作《憶秦娥》（風飄飄）時所用的“孫夫人體”只見於《詞律》而沒有被《欽定詞譜》收入（《欽定詞譜》以他人同體之作替換）。另外，《粵東詞鈔》所收詞中還有一些詞人在自己作品的某個字下面特別注明了四聲，如《粵東詞鈔》初編張維屏《齊天樂》（幾時湖上烟鬟動）詞中“石丈從旁聽得”句於“聽”字下注“平聲”，梁信芳《蝶戀花》（穿花不待深深見）詞中“喜作眉黃頻借遣”句，黃德峻《清平樂·夢》（是何情緒）詞中“多半向愁邊作”句均於“作”字下注“去”；《二編》潘飛聲《點絳脣》（暮雨瀟瀟）詞中“重簾不捲”句於“不”字下注“平”、《聲聲慢》（闌腰過酒）詞中“匆匆莫忘鷗盟”句於“忘”字下注“去”。這些都說明，至少在粵東，有確鑿的證據顯示：持律謹嚴的《詞律》在近世時段依舊是詞人們創作時常用甚至是喜用的範本，儘管有個別詞人已經發現並批駁了它的不當之處，而《欽定詞譜》則至少從使用情況來看，其流布遠不及《詞律》之廣。由此看來，似乎也很難斷言《欽定詞譜》達成了意欲灌注官方強勢意志的原初編纂動機。

最後，《粵東詞鈔》具有一定的校勘價值。在選擇版本校勘詞籍的過程中，為了保證質量，有時需要最大限度地發揮選本的作用。茲以《粵東詞鈔》初編所收陳澧詞為例予以說明：

空庭雨積。漸染成淺黛，延緣牆隙。正是池塘，春草

生時，難辨兩船顏色。閑門深掩無人到，已滿地、翠烟如織。又暗添、幾縷蝸涎，裊裊篆紋猶濕。應誤迴欄倚遍，怕行近滑了，穿花雙屐。似淡還濃，漠漠平鋪，只道綠槐陰密。黃昏小立成銷黯，恰看到、斜陽成碧。謝樹頭、吹落嫣紅，一霎破伊岑寂。（《粵東詞鈔》初編之《綠意·苔痕》）

空庭雨積，漸染成淺黛，延緣牆隙。正是池塘，春草生時，難辨兩船顏色。閑門深掩無人到，已滿地、翠烟如織。又暗添、幾縷蝸涎，裊裊篆紋猶濕。應誤迴欄倚遍，怕行近滑入，穿花雙屐。似淡還濃，漠漠平鋪，只道綠槐陰密。晚來幽恨知多少，訝看到、斜陽成碧。謝樹頭、吹落嫣紅，點點破伊岑寂。（《憶江南館詞》之《綠意·苔痕，越臺詞社作》）

倦游諳盡江湖味，孤篷又眠秋雨。碎點飄鐙，繁聲落枕，鄉夢更無尋處。幽蛩不語。只斷葦荒蘆，亂垂烟渚。一夜蕭蕭，惱人最是繞堤樹。清吟此時正苦。漸寒生竹簟，秋意如許。古驛更長，危灘溜急，並作天涯離緒。歸期又誤。望庾嶺模糊，濕雲無數。鏡裏明朝，定添霜幾縷。（《粵東詞鈔》初編之《齊天樂·十八灘舟中夜雨》）

倦游諳盡江湖味，孤篷又眠秋雨。碎點飄鐙，繁聲落枕，鄉夢更無尋處。幽蛩不語。只斷葦荒蘆，亂垂烟渚。一夜蕭蕭，惱人最是繞堤樹。清吟此時正苦。漸寒生竹簟，秋意如許。古驛疏更，危灘急溜，並作天涯離緒。歸期又誤。望庾嶺模糊，濕雲無數。鏡裏明朝，定添霜幾縷。（《憶江南館詞》之《齊天樂·十八灘舟中夜雨》）

可見，選本所錄為別集或其他選本的校勘提供了異文。類似的

情況，陳澧乃至收入《粵東詞鈔》的其他粵東詞人的其他作品幾乎都存在。這些異文是否有價值和有多大的價值，我們通過追索晚出的陳澧詞別集《憶江南館詞》以及選本如譚獻《篋中詞》的選錄經過便可作出判斷。

刊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的《篋中詞》是公認的清詞著名選本，共錄存陳澧詞六首。其中《百字令》（江流千里）、《摸魚兒》（繞城陰、雁沙無際）、《甘州》（漸斜陽淡淡下平堤）、《高陽臺》（新曙湖山）等四首為陳澧光緒八年去世後，譚獻據陳澧弟子梁節廣手錄所補入。另外的兩首即以上所引兩闕。

番禺微尚齋刊《微尚齋叢刻》本陳澧《憶江南館詞》一卷卷首有陳澧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自序、陳澧之子宗穎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序，卷末有陳澧弟子汪兆鏞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跋》，分別言：“余少日偶為小詞，桂君星垣見之曰：‘此詩人之詞也。’自是十餘年不復作，或為之，歲得一二闕而已。去歲，黃君蓉石、許君青皋邀為填詞社，凡五會，而余僅成二詞。兩君謂余真詞人也。此三君皆工詞，而其言如此。蓋詞之體與詩異，詩尚雅健，詞則靡矣。方余學為詩，故詞少婉約。今十餘年，不學詩久矣，或可以為詞歟？然亦才分薄耳。昔之詩人工詞者豈少耶？今年下第歸，行篋書少，鉛槧遂輟，江船夜雨，稍稍為詞，以銷旅愁。時方以廣文待選，取杜詩語，題之曰《燈前細雨詞》，並舊作都為一卷。甲辰新秋，章貢舟中識。”“謹案：先京卿以大挑得教職，迨選任河源，到官兩月，即告病歸。而粵賊起矣，既而賊踞金陵。以先世為上元人，凡甲辰後所為詞，雖無多篇，並前作，題曰《憶江南館詞》，以寄思念故鄉之意。晚年復手自刪定。茲將遺稿重寫，仍錄前序，並附注於後。壬子重陽，宗穎謹記。”“先京卿詞，存稿不多，遺命不必付梓，如海內有選詞者，付選刻數首足矣。憬吾孝廉曩從先京卿游，頃索讀此編。謹用寫上，如有訛脫，幸諛正之。宗穎又識。”“右《憶江南館詞》一卷，番禺陳先生撰。先生少憲填詞，中歲後專治經，不欲以詞人傳，

所爲詞見於許青皋、沈伯眉兩先生輯《粵東詞鈔》中者，僅八首。壬子秋，孝堅世兄出先生手定稿相視，都凡二十五首，爰移錄一過。嗣復采獲四首，皆原稿所未載，附錄爲《集外詞》。諸本字句有異同者，別爲《校字記》一篇。久擬付刊，孝堅以先生遺命勿刻阻之。今年春，孝堅歸道山。每撫此編，惜往日之雲徂，哀大雅之不作。人間何世，失墜是懼！先生不欲刻詞，特自謙之意耳。謹命工剞劂，刊成，用識簡末。甲寅八月，門人汪兆鏞記。”據《跋》，陳澧手定詞稿只有二十五闕，民國二年秋由其子宗穎授予汪兆鏞。在此後一年半左右的時間裏，汪兆鏞采獲原稿所未載之詞四首（後來，陳之邁輯補遺詞七闕，載於所編《東塾續集》卷五；黃國聲先生又從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東塾手迹中補得一闕，載於所主編之《陳澧集》）。由於陳氏父子生前皆不欲刻詞示人，所以，直到民國四年春宗穎去世後，兆鏞乃將其師遺作整理刊布。由此，譚獻編《篋中詞》時如果不是直接向陳澧本人索取，或者通過其他人轉抄，能夠參考的公開出版物便只有《粵東詞鈔》初編。經過比勘，兩鈔所錄基本上沒有出現重要異文（如《篋中詞》所錄，“孤篷”作“孤舟”，“離緒”作“情緒”，“模糊”作“模黏”，“銷黯”作“淒黯”，“恰看到”作“却看到”）。這說明，如果《篋中詞》不是轉錄《粵東詞鈔》初編，那麼，兩鈔所據以存入的詞稿便都是陳澧詞作的原稿或原稿抄件。陳澧後來手定詞集所依據的也是這些稿件。如此一來，《粵東詞鈔》所錄詞的校勘價值就可謂非比尋常。

當然，就修改之處而言，別集大都後出轉精，如果僅以“定是非”作爲惟一判斷標準，不免會使這些異文的價值打一些折扣。但是，確鑿的而且是有價值的異文終歸是“定是非”的文獻基礎。因此，至少就陳澧詞的校勘而言，《粵東詞鈔》體現出的是一種不能爲其他文獻所替代的價值。

本書以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三編本《粵東詞鈔》爲底本，以各家詞別集爲主要參校本，另校以其他相關總集、選本等等資

料，力求為讀者提供全面可靠的文本文獻。需要說明的是，《粵東詞鈔》所收部分詞人如黃德峻曾有詞集，陳其銓《黃琴山守漳州》夾注也曾云其“有《三十六鴛鴦詞》”（《循陔集》卷二），然至今訪尋未得；又如黎瞻、范如松、潘光瀛、沈化杰、楊文桂、潘麗嫻、張秀端等的詞集，至宣統年間廣東本土人士修纂《番禺縣續志》時已不得見（據該志《藝文志》五。當然，其中也有注明“未見”而實有集留存至今者，如居巢的《今夕盒烟雨詞》）。隨着時間的流逝，受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又有一些詞集消失無踪跡，而諸如《粵東詞鈔》、《全清詞鈔》詞人小傳中著錄的詞集或“詞附”之本集，也有較多不曾得見，或經反復檢閱，未見詞作，如潘定桂《三十六村草堂詩鈔》、張錦芳《逃虛閣詞》、黃子高《知稼軒集》、吳林光《飲蘭露館詞鈔》、趙泰來《絮香閣詞鈔》等。本書儘量尋訪校勘資料，又充分利用《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清人別集總目》、《廣東文獻綜錄》、《香港所藏古籍書目》等目錄學著作，以及京粵寧滬杭等地圖書館藏書目錄，也確實有若干新的發現，如黃璞的《戰古堂詩餘》、葉英華的《蓮裳公詞稿》等，但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作品無從校對，不免留下遺憾。另外，有些詞人別集如李繼燕的《搗花詞稿》、姚天健的《遠游詞鈔》和《倦游詞鈔》等，錄有較多評點，格於體例，本書未予錄取。為協助讀者深入瞭解有關情況，書末特附錄《〈粵東詞鈔〉編纂校刊論考》一文，以便參讀。

限於水平，書中一定存在不少疏漏，敬請讀者批評指正。校勘過程中，沈家莊先生以及同門友生林巖、馮乾、石旻、閔豐、李丹、葛恒剛、羅瑛、劉賽、張鵬飛、夏志穎、陳昌強、張玉龍、莫崇毅、黃軍、鍾潔等多所助益。黃岡師範學院中國語言文學重點學科提供出版資助。責任編輯林日波博士付出了辛勤的勞動。謹此一併致謝。